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聚力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

■赵阿勇

引言

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加速推进,我国安全环境、军事斗争态势、我军使命任务、现代战争形态、我军组织形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任务都发生新变化,加快实现军事训练转型升级既是强国强军所系,也是军事训练自身发展规律所向。为此,要切实认清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时代必然,厘清其内在机理,以有力举措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为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提供良好支撑。

认清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时代必然

当前,我军军事训练进入全方位变革、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随着形势任务变化和练兵备战发展,亟待打造以战领训、战训耦合新形态,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加快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

推进军事训练变革的时代课题。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以游击战、运动战、近战、夜战为主开展战术训练,在困难条件下极大促进了战斗力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从大抓正规化训练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的“郭兴福教学法”、70年代的“三打三防”训练、80年代的诸军兵种合同训练,再到90年代的“辽阳集训”科技大练兵,以及21世纪初向信息化条件下训练转变等,极大促进了我军训练内容、方法和手段的不断优化创新。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定不移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推动全军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重点推进实战实训,深入推进联战联训,大力推进训练领域改革创新,广泛推进群众性练兵比武。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成为我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成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支撑。

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强大驱动。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历程,几乎一直在与强敌对手较量,始终顺应作战需求、装备发展和技术创新,持续推进军事训练创新,逐步建起了贯通战略、战役、战术各层级的军事训练模式,走开了由协同向联合转变的新路子。特别是近年来,聚焦应对未来战争,试验验证一系列新的作战概

念和战法训法,演训规模、频次和强度屡创新高。同时也要看到,训练领域面临的矛盾问题仍然不少。必须紧盯强敌对手,在体系练、练体系中创新训练内容模式方法,以扎实的实战化训练,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适应现代战争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每一次战争形态演变,都强制性驱动军队思维理念的变革重塑,倒逼军事训练创新转变。近年来的世界局部战争中,虽然战场以不充分的信息战为底色,但逐步显现智能化战争雏形。比如,构建了高度信息化、初步智能化的作战体系,实施短视频信息广播、网约车式派单引导打击等。必须更加重视科技变化对战争的影响,深研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以练战“新引擎”跑出备战“加速度”。

突破一体化联合训练瓶颈的关键抓手。着眼未来战场,用打赢标尺检视,当前军事训练这个供给侧与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生成这个需求侧衔接还不够紧密。必须抓住联战联训关键问题,从顶层设计与末端落实两个层面综合施策,重塑一体化联合训练组织架构、资源要素和运行链路,推动军事训练向纵深发展。

搞透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内在机理

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层次领域多、内容范围广,应加紧推进组织运行模式的改革创新。其中,关键一点是把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内在机理摸清研透。

生成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是目的。战斗力生成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循序递进过程,最终形成的是指挥

上“统”、力量上“融”、行动上“联”、效能上“聚”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要按照从基础到合成再到联合的战斗力生成基本逻辑,重塑军事训练组织架构,自下而上打通一体化联合训练的聚合链路,推进各阶段各层级训练逐级递进、快速集成、高效融合,把分散配置的训练资源整合起来,有效聚合物质、能量和信息,催生体系作战能力,形成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生成的闭合回路。

打造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是关键。作战形态决定训练形态,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新形态,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体化联合训练新形态。要充分发挥我军体制机制优势,吸收借鉴外军先进经验做法,将联合训练向末端延伸,推动技战术层面跨军兵种、跨领域训练常态化规范化,实现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系统集成的一体化联合训练。

推动资源要素高效联动是支撑。军事训练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新型军事训练体系是一个立体多维、要素多元的巨系统。要从整体到局部统筹组训者、受训者以及训练内容、方法、标准、条件等各个要素,按照联合、精干、实用、高效的要求,逐个建强并理顺相互关系,在内集外联、共同作用中迭代优化,支撑军事训练不断转型升级。

深化科技创新赋能升级是引擎。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关键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智能+”成为提升军事训练质效的重要方式。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新业态,被各界认为将掀起新的科技革命。新型军事训练体系要用好科技赋能这个源动力,通过新理念、新技术、新手段的不断提升,促进军事训练效能全方位提升。

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一线自主协同是标志。近年来发生的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特征的局部战争,大多都注重加强信息链、武器链和部(分)队的多元化融合,直观展现了一线自主协同作战能力,也提供了网络信息体系深度融合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能力生成新模式。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在打通跨军兵种互联互通的基础上,要把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训练贯穿各层次各领域各阶段,把战和训在网络信息体系中融为一体,实现战术层面自适应和互

联互通互操作,从而不断缩短战斗力生成的周期流程。

抓实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思路举措

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统筹当前与长远、顶层与末端,拿出“路线图”“施工图”,把明确的思路举措落到实处,一抓到底、务期必成。

强化政治引领,带动思维理念更新。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既是军事训练理论的重大创新、思维理念的深刻嬗变,也是根植练兵备战实践的探索突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和练兵规律,深刻把握新时代军事训练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集中全军智慧力量把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关键问题研究清楚,明确目标方向,建强理论支撑。

坚持分域建设,注重优化推进模式。越是任务重大、系统复杂,越要分域搭建、工程化推进。要注重系统化项目布局,依据明确的目标任务、方法路径和时间节点,采取区分任务模块、多域同步策应的方式,逐层级逐方向逐领域分解细化任务,做到纵向贯通、横向融合、体系联动。要通过数学建模方法,对新型军事训练体系进行解构,抓住组训模式变革、网信体系支撑、运行管理链路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合理确定力量资源投向,推进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发展、互促共进。

盘活力量资源,提升体系构建效能。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需要统调力量、盘活资源、挖潜增效,倾全军之力、集全军之智共同推进。要建立健全统筹协调、交流共享、动态调控、奖惩问责等制度机制,发挥机关、院校、部队各方专长,打通训练场与战场之间的衔接转化链路,战建一体提升体系构建质效。要坚持战略视角、整体思维,抓实筹划设计、组织实施、督导检查等各环节工作,科学开展决策咨询、质效评估,确保各级步调一致、高效推进。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群策集

所谓“后见之明”,是指“当事情发生后,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早就知道结果是那样”。还有个更通俗的说法,叫“事后诸葛亮”。为什么会有“后见之明”?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大脑偏爱确定性,因为确定性的信息占用大脑资源更少。为此,大脑会基于已知结果,在部分相关事实与结果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为其寻求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进而将结果视为“我早就知道”的理所当然之事。

在战例研究中,也存在“后见之明”。通常,在已知战争结果的情况下,战例研究者容易站在胜者立场,认为“胜者”的行动都是正确和合理的,甚至从中发现一些“假规律”。如果用这些“假规律”来指导未来战争,必将存在许多不确定的风险。

那么,在战例研究中应该如何避免“后见之明”呢?笔者认为,可以采取“逆转结局”的方式来分析。所谓“逆转结局”,就是在已知胜负结果的情况下,先对胜利方的成功经验和战败方的失败教训进行梳理和总结;然后强行“逆转结局”,假定胜利方战败、战败方胜利,再分别总结双方的经验教训。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消除“胜者光环”,避免分析者的主观偏见尤其是对某些因素的高估或低估,从而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对作战双方进行分析评估,得出较为公正的结论。

以中途岛海战为例。1942年6月,日本联合舰队兵分多路,向中途岛方向进攻;美军则基于前期获取的作战情报,在中途岛附近设伏。作战中,美军航空兵密切协同,实施多波次连续进攻;而日军由于指挥不当,使出航和返航的两批飞机发生起降冲突,导致航母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战机在空中提供护航。最终,美军成功击退日本海军的攻击,获得太平洋战场主动权。美军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约300人;日军损失4艘航空母舰、1艘重型巡洋舰、1艘油船、3艘驱逐舰和332架飞机,阵亡约3500多人。

分析该战例时,人们通常将美军的取胜因素归结为情报支撑、预先设伏、密切协同等,而将日军战败原因归结为情报泄露、兵力分散、指挥不当等。如果强行把结局逆转,即日胜美败,然后重新总结经验教训,会发现我们依然能够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证实结果的“合理性”。比如,日军“取胜”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日军虽然情报泄露,但并没有影响战场上其兵力占优的整体局面;第二,日军虽然兵力分散,但中途岛方向航母数量与美军基本相当,并不落于下风;第三,日军舰载零式战机空中近战能力突出,击落了几乎所有进攻的美军战机。反观美军,其“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美军虽然实施伏击,但海上伏击不同于陆地伏击,很难隐藏自身行迹和企图;第二,美军大部分战机始终无法突破日军战机的防御;第三,日军虽然指挥不当,造成航母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战机护航,但期间美军的攻击并未对日军造成致命伤害,日军随后的反击奏效,美军战损依然较大。

可能有人觉得这种逆转式分析过于牵强,但实际上美军的胜利确实有很多偶然成分。比如,美军战机虽然实施多波次连续攻击,但前几次始终无法发现日军航母踪迹,均无功而返。只有最后一波次在燃油即将耗尽时发现了一架日军返航战机并对其跟踪,才发现了日军航母的踪迹。与其说是美军攻击战术合理,很多研究者更愿意相信是偶然性所致。

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结局发生逆转,也完全说得通。且不管结局如何,只要我们对其确信无疑,相关证据就会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这就是“后见之明”的特点。它有点类似于“确定性偏差”,当我们相信某个结论时,会选择性地相信那些支持该结论的证据,而忽略那些与结论相悖的线索。

这启示我们,战例分析时,不能只看结果,应该对胜者的不足和败者的长处作客观分析,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战争中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作为战例研究者,无论对自己的分析犹豫不定还是确信无疑,都不妨试试“逆转结局”之法。

战例研究应警惕“后见之明”

■毛炜豪

于牵强,但实际上美军的胜利确实有很多偶然成分。比如,美军战机虽然实施多波次连续攻击,但前几次始终无法发现日军航母踪迹,均无功而返。只有最后一波次在燃油即将耗尽时发现了一架日军返航战机并对其跟踪,才发现了日军航母的踪迹。与其说是美军攻击战术合理,很多研究者更愿意相信是偶然性所致。

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结局发生逆转,也完全说得通。且不管结局如何,只要我们对其确信无疑,相关证据就会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这就是“后见之明”的特点。它有点类似于“确定性偏差”,当我们相信某个结论时,会选择性地相信那些支持该结论的证据,而忽略那些与结论相悖的线索。

这启示我们,战例分析时,不能只看结果,应该对胜者的不足和败者的长处作客观分析,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战争中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作为战例研究者,无论对自己的分析犹豫不定还是确信无疑,都不妨试试“逆转结局”之法。

“充满电”才能行得远

——关于指挥员换岗担任教官的思考

■邓玉强

如何确保联合作战体系之“流”的顺畅

■张韶梅 霍云超

一线论兵

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颁布,我军教官交流制度逐步完善。一批批部队优秀指挥员陆续走上院校教学科研岗位,开始了从“练战者”到“研战者”以及“教战者”的身份转变。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新的身份转变呢?

首先,要有“亏电”心态。指挥员去当教官,心态上首先要进行调适过程。部队指挥员虽然管理人员多,但思考的问题往往局限于本级和上下级;院校教官虽然手下无兵,但思考的问题往往关乎整个军种甚至全军。换句话说,指挥员思考的多是局部,而教官思考的多是全局。因此,对于教官来说,首先应摆正心态,充分认清教学科研工作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以“亏电”心态投入新的工作岗位。

其次,要有“充电”方向。现代科学体系纷繁复杂、专业领域知识浩如烟海。教官履职后应尽快找准方向,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聚焦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点、难点、矛盾点问题,深入开展课题攻关,着力解决现实问题。

再次,要有“充电”方法。找准了方向,学习就更有针对性。要学的内容不能仅限于专业领域知识,还要学习思维方法、研究方法,乃至于学习方法本身。以

学习方法为例,就分很多种。其中最经典的是“费曼学习法”。其关键思想是通过知识的“输出”,将“输入”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根据这一理论,会发现教学和科研非常符合“费曼学习法”——教学的备课和讲授分别是输入和输出,科研的研究和写作也分别是输入和输出。此外,教学可以牵引科研,科研可以反哺教学,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了解了学习方法的原理,就会明白,教官的课题攻关与教学工作不仅不冲突,而且互相支撑、相辅相成。

最后,要有“放电”转化。“充满电”就需要“放电”,然而不同于电池,人的大脑“充放电”次数越多,“容量”反而越大。具体而言,在院校,将现实难题转化为科研课题,依托院校资源,持续开展深入研究;将组织演习、参加重大军事活动、战法训法创新中的经验事例整理归纳成案例,融入教学内容体系,提升实战化教学水平;将好的想法和方法抽象成“工具箱”“方法集”,丰富自己今后带兵打仗、练兵备战的“武器库”;回到部队,则可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解决方案,用先进的理论、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知识,来解决过去未曾解决的难题。

从指挥员到教官,从“放电”到“充电”,表面上是身份的转变和工作的调整,本质上是知识结构的重组和认知能力的提升。而这些能力,正是一名指挥员的关键素养。

观点争鸣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界和社会中,还是在思维领域,个体与环境之间以及个体相互之间,都存在着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流”的渠道、速度直接影响着系统的演化过程。联合作战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是在信息的“驱动”和“链接”作用下,将相对独立的各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子系统融合构建成互联互通互操作的一体化作战体系。联合作战体系功能的释放和升级,都源于体系中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有序流动,源于在流动中进行的密切协同,源于在协同中完成的能量聚合。因此,确保联合作战体系之“流”的顺畅,对于制胜联合作战至关重要。

掌控综合制权,把好“总开关”。综合制权决定战场主动权,是联合作战制胜的关键因素,对作战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运动起着“总开关”的作用。掌控战场综合制权,是指诸军兵种作战力量依托网络信息系统,在多维战场空间协调配合行动,使作战行动依托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有序流动交互作用,形成

体系对抗有利态势,为控制作战节奏、主导作战进程创造制胜条件。一是瓦解敌方“流”的效能。摸清敌方获得制权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薄弱点和关节点,实施快、准、狠的精确打击,力争在最短时间内降低敌作战体系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整体效能,推动战局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快速转变。二是切断敌方“流”的循环。有效压制和切断敌作战体系中的侦察情报系统,削弱敌信息感知能力,从源头上阻断敌信息流,降低敌整个作战体系综合效能。三是毁伤敌方“流”的关键。通过打击敌指挥机构周边关键目标和节点,孤立敌指挥机构,使敌方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失去总调度,造成敌作战体系因失去指挥而陷于混乱,从而丧失作战能力。联合作战体系对抗中,面临打击目标数量多防护严、打击需求与打击能力矛盾突出、快速反应和临机打击要求高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破坏敌方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割裂敌作战布势,打乱敌作战节奏,瘫痪敌方体系作战的条件和能力,使其功能丧失或被削弱,形成对我有利态势,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抓住关键“流”,确保有效协同。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物质流与能量流在时间上的顺序反映了“流”运行演

化的动态关系,反映了物质与能量在各环节中流动的时间序列及在各环节中的积存与消耗。在此过程中,战场态势、情报资料、武器装备等各方面信息不断产生、传递与利用,形成信息流。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控制、操纵、调节和管理起着重要的标识、导向、观测、警戒作用。同时,信息流以能量流和物质流为载体,进行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利用。因此,联合作战体系的演化过程可以由信息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势”来引导。这种“势”使参战体系中各个元素、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结构、性质、功能、相互作用等随着其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就是系统中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流动。一旦这种“势”使物质流和能量流能够协调一致地向同一个方向流动时,物质流和能量流之间便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协同作用,进而使整个系统发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演化。由此可见,信息流在与物质流、能量流的协同过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和控制作用。抓住这个“关键流”,确保三者有效协同,实现物质流和能量流“1+1>2”,是联合制胜的又一关键因素。

全力精确保障,防止被敌遮断。联合作战体系中,以机械能为基础的

物质流,决定着火力投送能力;以化学能为主体的能量流,决定着火力杀伤效能;以数字传输为特征的信息流,决定着火力打击的精确性。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敌对双方都试图在对方作战体系中制造“流遮断”。所谓“流遮断”,就是通过在对对方保障系统中制造阻隔,削弱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系统内部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使体系的局部或全部缺乏“营养供给”,从而导致“组织坏死”,影响体系整体功能直至体系瘫痪。面对对方可能的“流遮断”,要全力实施精确保障,确保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有序流动交互作用,从而使作战体系始终充满生机。作战中,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信息体系,将各级各类保障要素、保障系统纵横交错、保障网络。依托这张保障网,情报保障、信息保障、后勤与装备保障等保障信息流在网内精确驱动战场物质流、能量流有效流动和交互作用,有效避免对手通过牵制、迟滞、阻断等手段对我实施的“流遮断”。在体系对抗的联合作战中,在确保己方作战体系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有序流动交互作用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在敌方作战体系中制造“遮断”,达到毁骨破链瘫痪敌方作战体系的效果。